

仙方合集

卷之三



三

原序

余少時多疾病。故惟醫書是好。自靈素以及諸家。無不究心。

而於傷寒一症。爲尤切者。以其變出倉卒故也。自張仲景活

人書以下。至晉魏多所散亡。若王叔和之徒。高陽生編輯以

。卽仲景之論。

後。無不皆引經文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必餐

泄。夏傷於暑。秋必瘧痢。秋傷於燥。冬必咳嗽。又云。冬不藏精。

春必病溫。皆謂冬受風寒。不卽發散。至春天氣溫和。反寒爲

溫。發爲溫病。至夏發爲熱病。諸語。後人名之曰。四時傷寒。凡

治療之法。無不載之於書矣。如法施治。有不効者。又名之曰。

傷寒中雜症。甚則名爲壞病。以爲治療之法已盡。而病終不

瘳是病之感受元重非治法之未盡善也。迨後賢崛起如王
好古、許叔微、李東垣、朱丹溪、劉河間、吳綬、陶華以及王肯堂
之傷寒症治準繩、俞嘉言之醫門法律并傷寒約傷寒解等

書是皆釐剔前弊開示後蒙始以下言冬月正傷寒一段証冬月傷寒謂之中寒云蓋

凡寒邪著人鮮有不即發為惡寒發熱頭項痛腰脊強等症
一句正寒不得至春夏發

而詎待至春為溫病至夏為熱病耶。若謂所傷寒傷暑者皆
當傷當發

時傷令也。如冬月寒肅當令腎氣閉藏是其正也。而反有非

時之溫寒氣不固水藏開泄至春木旺又耗其精水藏不勝

無以滋生於木遂病於溫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同轍等論

是皆闡發內經秘旨為仲景後世功臣也。至雜氣感人為瘟

雜氣感為瘟疫

與冬寒春溫有別

疫病者皆附傷寒條下。云變爲風瘟濕瘟及瘟瘡等症雖立

以下至胃中。

皆疑而來。決言之。

有方法。投劑輒多不應予竊疑之。凡四方郡邑有著名於醫者咸往受教。足跡幾遍天涯。沉潛反覆。近二十年。遇斯症時。治法畧以傷寒不外乎汗吐下三法。然中有不同者。所謂表而裏裏而表。及表裏同傳者。與傷寒有異耳。究未能了然於胸中。歲乙未夏。余客都門。學士戚公素精岐黃。偶染痰疾。延余診視。旣愈。遂出一冊名醒醫瘟疫六書。公云。留我無益。送君如寶劍之贈烈士也。余讀之。如獲至寶。每關至向所疑慮。而輒得明白開解。及自己揣摩。與古人暗合處。不禁掩卷倒地。以拜。始知傷寒瘟疫有霄壤之分。嗣後遇患斯疾者。依法

投藥無不應手而愈。十餘年來所活無算。非余能活人。乃是書之活人也。乙巳春。余偶至粵東。便謁大中丞年公。談及近時醫學。云向之某人。患發熱煩躁。臆語。某醫投以參附立斃。又某某病。投溫補數劑而殂。庸醫殺人。至今不能去心。予度此必疫邪固閉內外。脉不顯現。甚則六脉全無。所謂陽症似陰。當用承氣等湯速下。而投補劑。則劇而死。及余視諸有疾者。十居八九。皆是瘟疫。較他省尤甚。粵醫之方及觀所立之方。皆非治疫法。乃知是書未至於粵東故也。夫日有之病。而從未見治療方術。無怪乎醫之難於措法。而斯人之多夭枉也。予憫而出書是也。公覽之大悅。遂付剞劂。刷印百千本。普傳於粵。

之東西或欲使斯人免天枉而登壽域噫公之愛民不甚切哉吾願諸留心於醫者各挾一冊轉相傳說務使家誦戶曉乃生民之幸甚幸甚也更祈勿泥於經旨以爲傷寒瘟疫總屬一理各執乎已見乃云正氣雜氣原無二途是所深望云爾

附按

甲午冬余榻於某家。一老婦呻吟痛苦徹夜不輟。曉問其故云。自河間來。於途中忽得此症。喘嗽汗淋。昏昏無所知。便祕不行。已經月餘。主翁與伊夫皆謂其無生理。余憫而診之。其脉浮沉俱無。中按洪數兩寸將絕。爲之苦思半夜。不知名爲

何症次日平明復診良久亦如之又閉戶揣摩竟日妄擬之
曰脉結於中得毋有何邪氣填塞胸膈耶否則何絕食一月
而不死也遂放胆以枳櫛爲君洪數閉結非寒可知佐以清
涼之味因老年辛苦之人瘡病纏身日久加以生耆山藥熟
地當歸服之至三更二便通利識人索食矣越三月始見此
書頗有千慮一得之喜

一少年素弱屢患喉痺幾瀕於危今歲元夕後疾又作兼有
外感狀余診之並驗舌審症曰此瘟疫傳表而未入裏也但
脉下應指宜達原飲加三陽經藥仍須人參一錢助驅邪發
表之力服此並喉痺亦可隨之而消矣服後表証悉除喉愈

腫痛察之則知去參不用也。次早易一方。其家又潛減參五分。晚易一方。又只用參。渣喉倍腫痛。更危於昔。屢刺之不潰。余細度之。表已解。無下症。脉亦和。便亦利。此分明瘟毒結於喉間。氣弱不足以驅之耳。與力言。非參不可。仍用一錢。迫令服之。頃刻喉腫自潰。濃血甚多。臭惡逼人。此瘟毒之可驗者。時十八日也。不然縱倖而瘥。又不知延綿幾何日。受無限痛苦矣。能神速如是耶。

石門橋一庠生母。年七十九。正月初五日得病。二月二十六申刻過其門。生垂涕跪求。言病勢危亟。入室診脉。驗舌。知瘟疫失下也。幸脉尙有神。乃重用硝黃。見生有難色。曉之曰。

畏怯意

令燉津液殆盡矣。服此可保回生。耽遲大有可慮。明早余停車前途。候子報我信音。且方內用熟地二兩。熬汁煎藥。正爲保護老人元陰。以助藥力也。甫二鼓大泄二三次而安。諸恙頓除。按二症一脈帶陽虛。故用人參一脈帶陰虛。故用地黃。如論瘟疫本証。大忌溫補。熱地黃悞用。猶可。如邪一傳裏人參在所必禁。慎之審之。

任丘一室女。弱症經年。至春甚劇。病按連篇。余診後。以按擲還。伊父曰。此瘟疫也。何庸多按。爲再驗舌色。及參瘟症中所應有者。一七而遍身疹出。秋友人一館僮。水瀉已二十餘日。譫語絕穀。狼狽不堪。診知瘟疫。舌胎芒刺可據。竟用硝黃。

夜半大泄一次而愈。瀉亦頓止。二日餘。瘟復見於証。更下之而痊。按二症。一雖久病見瘟。則當治瘟。一雖久瀉有毒。則仍攻毒。倘一猶豫。卽俱失之矣。

五月初四日。有患膨脹垂絕者。兼足痿而喉噎。給二方以姑試之。初七日來求治云。已回生矣。及至而診之。脉忽現瘟象。隨用枳榔大黃以解之。清養數日。復理前症而起。近遇一患喘症者。已二十餘年。每秋冬必大作。殮具屢辦。余與一七而減。與再七而息。甫隔二日。忽感瘟氣。一宿而表裏盡傳。治以三消飲加減一七而安。按二症治本病時。俱用參桂。及至染瘟。只得掃除前見。舍本治標。但原方中有大苦寒者。酌

改之或加本病所宜清涼之味以兼理之亦一變通法也

有新婦經過期不行嘔吐惡食家以爲候因久痢有寒熱喘

嗽諸証來謀保胎之方診之曰脉無和緩活動意何胎之有

脉必數

但覺滿指瘟氣耳卽今有胎解毒便是安胎良法况初起惡

寒手足俱冷舌胎宛然又奚疑乎依方療之不日愈一小

兒發熱家疑爲痘余曰手涼過掌非指稍冷又非中指獨冷

且脉不滑數耳熱眼乾皆無痘徵復看其舌白胎已滿用達

原飲四分之一諸病如失按二症雖顯有可憑向非獲此

異書亦未必不向胎痘門類中摸索矣婦人小兒古稱難治

每見專門婦科兒科者用藥多依樣葫蘆否則又妄行剗削

皆非所以全嫩弱之軀也

數按之外尚多隨手奏効者。無庸多錄。然皆吳先生之仁術遺惠。後人毫不敢貪爲己功也。噫。余於醫。願學未能。並以

懸壺爲業。且日惟杜門。性好避俗。自得是書。常以未得傳世

余今總刻之意同然。

仲景立論于漢。至晉叔和集成而廣傳。是書始于明。奎來得傳者宜矣。

爲憂。今而後海內仁人君子。見此編者。轉相傳布。功豈小補

哉。書坊因何不刻賣。太約。狐疑者廢之耳。

今秋一煩染瘟。醫以傷寒法治之。後至張目閉口。不省人事。

改用風藥而疫聲隨起。余往視之。棺殮悉備矣。聞藥罐內尚

煎人參一兩。附子五錢。余曰。此非必死之症。何苦以毒藥投

之。然非放胆重用。大黃不能救。姑與八錢。蓋恐多用而遇阻。

之者反少活一命俟其立刻見效再遲無難也乃翁欣然受方而阻之者眾竟至不起。同時一婦染瘟醫如前法治之亦至張目不語又給風藥而未服余曰外症雖同虛實迥異非人參不可眾皆默然而救人念切始用滋陰藥一大貼以潤其燥其家進以少許繼聞其後日用硝黃不輟遂殂。

按前一症欲用大黃者感瘟不遇經期且載眼面赤手足熱便久閉身如泥塑真實症也後一症欲用人參者感瘟恰值經期之第三日血室虛瘟乘而入况眼珠轉使不結面不甚赤身能反側尋衣理線不休真虛症也人參大黃易地而施則兩命俱活矣乃一死於實實一死於虛虛惜哉今人病至

不起多委之於數。余嘗曰數之一字非醫家所宜言。使醫亦委之於數。則軒岐聖人何事刺刺不休耶。如二症者有生機而終致之死。謂爲數中人或者近之。

一婦素虛損。於八月初旬。感瘟。悞服補劑。以致飲食俱絕。晝夜嘔吐。已一月餘。余審其狀。知內多積垢。以三消承氣合酌與之。嘔頓止。二便通。熟睡至曉。飲食並甘。余囑其米飲以小酒鍾進。漸次徐加米粒。又以黃龍湯製丸。授之不意肥甘煎。轉生冷恣意而啖。其病屢復。延至十月。癰瘕不起。腹腫如吹。二便不通。昏迷無知。氣至垂絕。余切脉審証。其應下者仍在。投承氣一貼。便通少甦。十數日後。脉轉洪長。但浮分不起。此

裏通而表不能達也。投白虎一貼。汗疹俱出。四日後投舉斑一貼。因骨瘦如柴。大肉已脫。三方內俱用熟地。二三兩人參數錢。更察其經多邪熱。照原方少爲變化。三日後過診。竟大半回生矣。又囑其以熟地人參爲丸。頻頻進之。因仍渴以小米硬米清飲二鍾。不時溫而與之。但惜其危篤至此。食物終不節制。其保全與否。尙未可必耳。噫。如此人者。幸而得生。實藥之功。設有不虞。非數之過。錄此普勸養生者。百凡珍重。幸自愛焉。雍正三年歲次乙巳三月望日。古越山陰余邦昭熒菴氏。先生按皆曰瘟疫。先生豈未治雜病耶。蓋兼瘟疫者。則錄於此。以擴充人之見識耳。

瘟疫論引

夫瘟疫之爲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

大槩有九非一人有九

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從未有

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明。或傳

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爲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法與瘟

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爲證。

其於瘟疫証。則甚畧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

誠然

係傷寒。及其臨証。悉見瘟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

龍之藝。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爲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

也是年但少耳

春夏秋皆是瘟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瘟疫。四時

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疼身痛惡寒無汗發熱總

似太陽証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傷寒傳經不傳經者乃感冒也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

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

胎刺等証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

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况瘟疫與傷

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絕少仲景

以傷寒爲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天下濟萬世

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瘟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尙諄

諄以告世至於瘟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瘟

疫之証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卽傷寒論亦